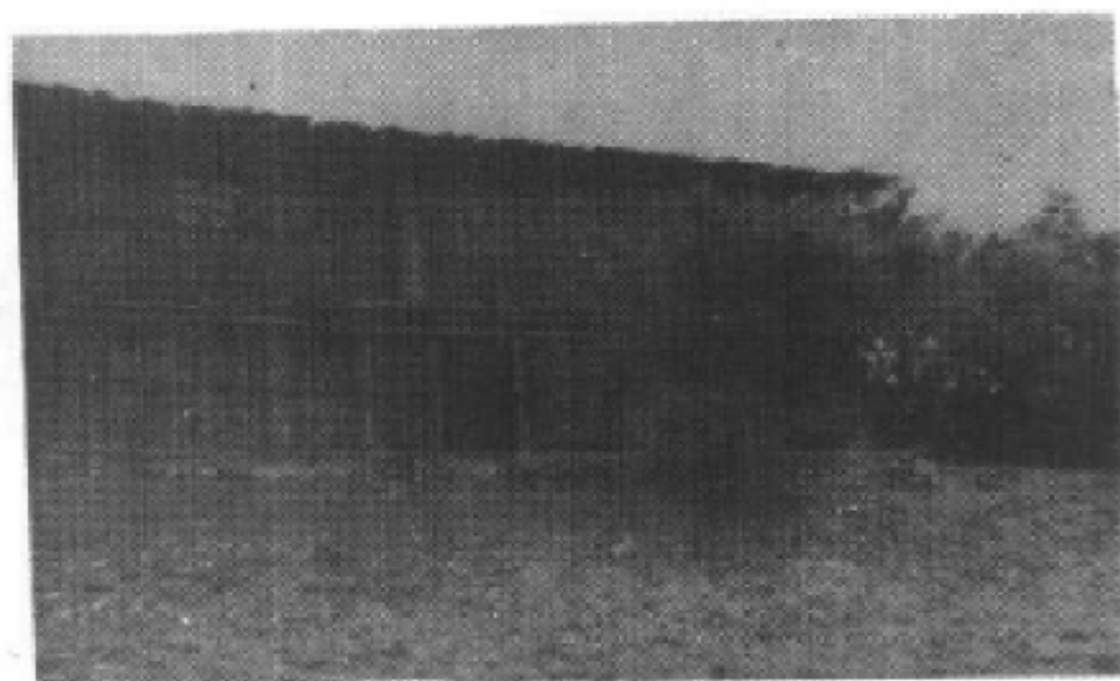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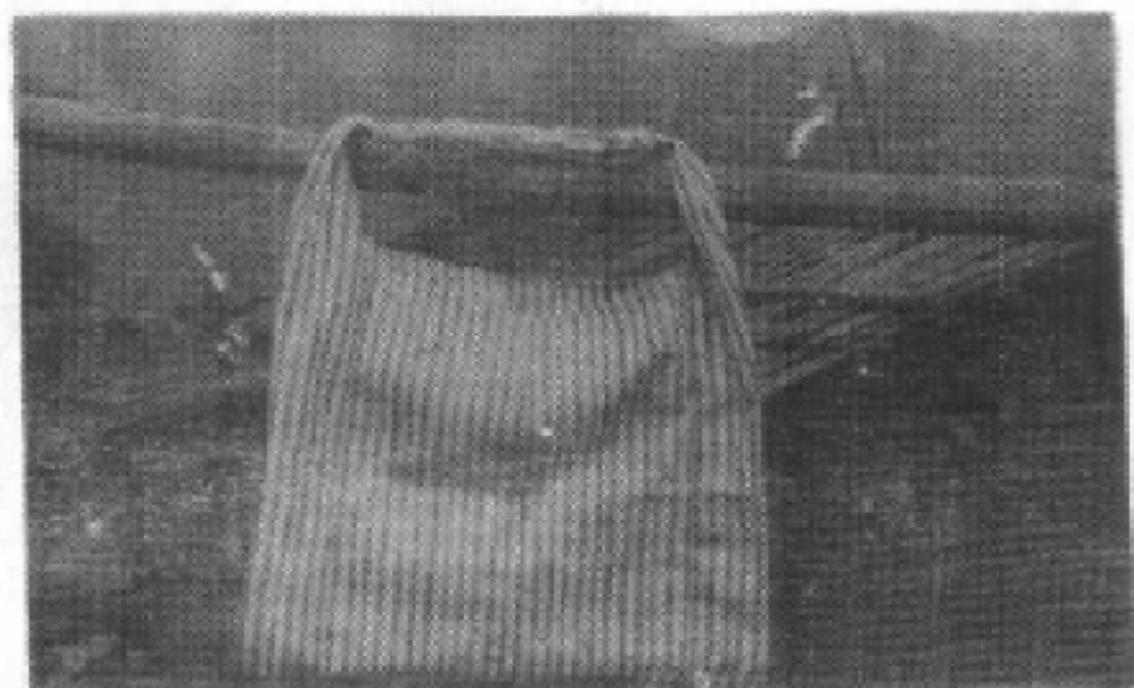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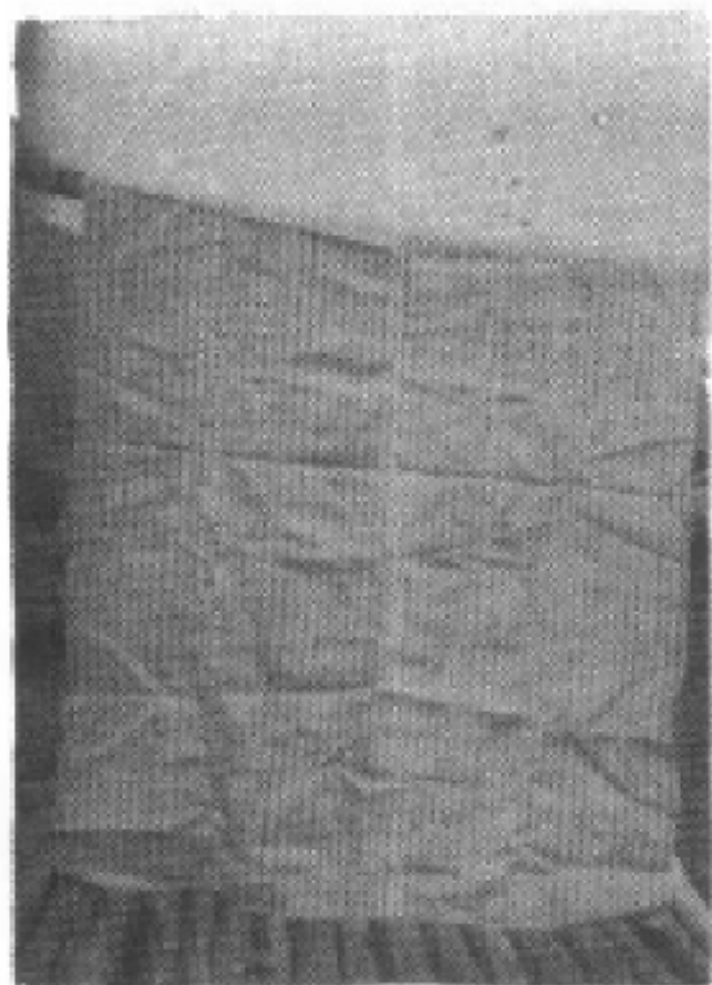
图一 古浪宋诸村之一（巴章纳）今为若柔人聚居的碧鸡岚村全景。



图二 形式略有改进的若柔人高床式住房建筑

图三

兔峨若柔人用细麻织成的间色条花垫单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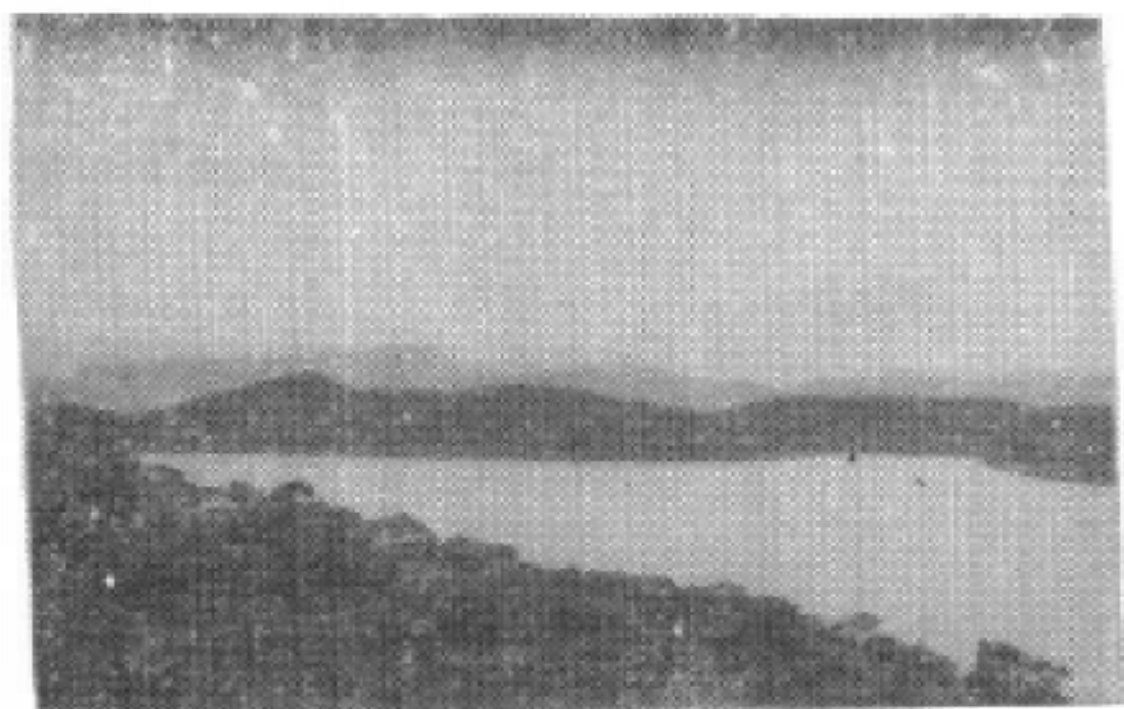
兔峨若柔人用细麻缝制的间色条花挎包



图五 兔峨村若柔人的氏族墓地

图六 兔峨乡果力村
若柔人的一座清代
墓葬，墓碑姓名有
父子连名制残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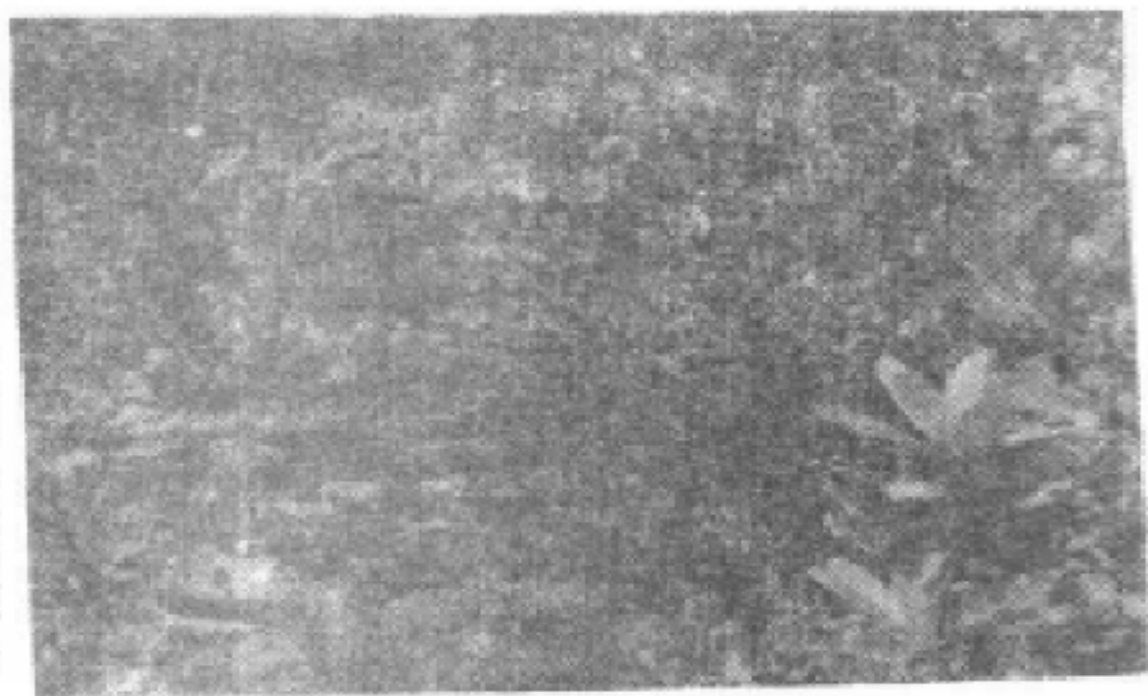
图七永胜县南部山区环绕风光绮丽的草海之滨居住的莫峨人村落



图八 古浪峨地阿昌族蒙撒部落最早开辟的西隆小镇——赶马撒今貌。

牧部落曾在此居住过

图九 泸水县老窝乡凤凰山大岩房，据传古代阿昌族游



图十 泸水老窝乡瓦窑村菖蒲箬半山的阿昌族园头形古墓，法说为云龙阿昌族末代酋长早褒兄弟之墓。当地人称之为二王子墓。

目 录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南诏浪峨人苗裔追踪考察报告·····杨 浚	(1)
(一)追踪考察的动机·····	(1)
(二)被称为“蒙氏之藪”的古浪峨地及其范围··	(7)
(三)南诏浪峨人苗裔的演变状况·····	(13)
(四)明清以来的重大事件对阿昌族的影响·····	(27)
(五)浪峨人的古老遗风·····	(35)
(六)从语言看浪峨人苗裔的亲属关系·····	(47)
(七)考察后记·····	(54)
南诏浪峨人苗裔追踪考察资料集·····李道生	(61)
(一)泸水县浪速人调查·····	(61)
(二)兰坪县若柔人调查·····	(75)
(三)泸水县赶马撒调查·····	(91)
(四)永胜县莨峨人调查·····	(103)
(五)洱源县“浪人”苗裔调查·····	(113)

民族科技成果史料

踏遍三江峡谷，历尽七年艰辛

——记怒江州第二次土壤普查·····高应新	(126)
怒江州玉米群体改良种推广情况·····唐元轩	(136)

谈甘兰型油菜在老窝试种推广的成果……………戴廷显 (144)

治疗前臂骨折的新途径手法复位闭合式髓内针固定
……………李培海 (146)

民族经济资料

福贡市场史况与解放初期的民贸工作……………李世荣 (148)

贡山茯苓生产小史……………李 华 (155)

民族宗教资料

怒江州宗教简况……………李福珊整理 (157)

政协委员文稿选登

飞机投药独龙江抢救边防战士张普的经过
……………原贡山县政协委员洪疏禹 (167)

文物拾遗

《云龙记往》附记“老窝土司世系”……………周 祜 校注 (170)

飞龙桥及《飞龙桥赋》……………艾 伦 整理 (174)

会 讯

政协怒江州历届委员会简况及委员名单…李福珊 整理 (175)

图片资料

南诏浪峨人后裔居住地区考察掠影

(一)(二)(三)(四)(七)(十)(十一)

(十二)……………李道生摄

(五)(六)(八)(九)……………杨 浚 摄

封面设计……………张天友

南诏浪峨人苗裔追踪考察报告

杨 浚

（一）追踪考察的动机

一九八五年，由于编写《阿昌族简史》的需要，我受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云南省编委会的委托，到大理州云龙县，保山地区腾冲县和德宏州的梁河、陇川等县，对阿昌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一次补充调查。通过这次调查对阿昌族的族源情况，特别是对涉及大理州云龙县境内的阿昌族历史情况作了最新的补充。

接着在一九八九年云南省编辑组又在《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四辑中发表了我所写的《云龙漕涧阿昌族情况调查》、《阿昌族补充调查资料》。

这些调查资料进一步证实了以下史实：

（一）以大理州云龙县澜沧江流域和怒江流域为主体的地区是阿昌族先民浪峨人（即浪人）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地区，因而这个地区被史家称之为“古浪峨地”，也可以说就是阿昌族的发祥地。

（二）今天阿昌族人民的主要居住地域是德宏州的陇川县户拉撒以及梁河县的九保，曩宋，河西、杞木、湾中等区。

（腾冲、龙陵、潞西等县以及缅甸境内也有少量分布）但他们基

本上都一致认定其祖先是从澜沧江怒江流域迁移过去的。户撒阿昌族盛传的祖先来源地“蒙撒峒”也是在大理州境内。

（三）被划为景颇族支系的茶山，浪速，载瓦等族群，实际上都是从阿昌族先民浪峨人中分裂出来的。他们不论在族源上，语言上、风俗习惯上和历史分布地上都与阿昌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一客观事实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一九八八年，我在《大理文化》第五期发表了题为《从语言看阿昌族的族源》一文，初步确立了以下的看法：

（一）云龙阿昌语、德宏阿昌语与茶山，浪速语都是具有同源关系的亲属语言，不仅在语音上相互对应，而且基本词汇几乎大部分相同，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

（二）在六世纪到七世纪之间，由于南亚语系的蒲蛮民族和阿昌族先民浪峨人之间在云龙地区发生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民族斗争，在一段时期中，蒲蛮曾一度占优势，出现了“势压诸酋，劫夺所畜，众酋约不能攻”（见《云龙记住》）的局面，从而导致了一部分浪峨人的东迁，涌入了洱海区域。

（三）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洱海周围出现的蒙舍，蒙舍，浪穹，遮賧，施浪等诏，实际上都是阿昌族先民浪峨人涌入洱海区域后所建立的部落联盟政权。后因蒙舍诏逐渐强大，凭借唐朝势力，统一了六诏（包括磨些人建立的越析诏）从而创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南诏国。“南诏国”原意为“浪诏国”（由于少数民族历来的习惯是认音不认字，故唐人译为“南诏”，他们并无异议。）

为了进一步说明阿昌族先民与南诏之间的关系，我在一九八九年又写了《阿昌族先民在洱海区域的兴衰始末》一文，在

向民族干部征求意见过程中，承德宏州梁河县文联主办的《南甸草》小报给予分两期首先印刷出版。在此文中我进一步认定：

（一）南诏王室的族属就是阿昌族先民浪峨人。蒙舍诏是由蒙撒部落建立的。“蒙舍诏”实为“蒙撒诏”的变音。户拉撒阿昌族所说的祖先来源地“蒙撒峒”实际上指的就是巍山蒙舍诏故地。“蒙嵩诏”是由蒙寻部落所建立的，唐朝咸亨年间（公元670年）由于其首领蒙俭自恃强大，发动叛乱，与唐朝进行了三年战争，终于被唐朝击败。蒙俭逃脱，退居漾备，改称漾备诏，后被蒙舍诏所并吞。至于洱海西北部的浪穹、暹赉，施浪三诏，是由施氏部落和傍氏部落分别建立的，由于他们都是浪人，故通称之为“三浪诏。”

（二）南诏王室统治的时间，如从细奴逻至舜化贞的十三王世系计算，共有247年。但如从皮逻阁消灭五诏，统一洱海区域，迁都太和城，正式建立南诏国（即公元739年）到权臣郑买嗣篡位，南诏灭亡的时间（即公元902年）止，则南诏国实际存在的时间只有163年，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南诏对云南的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三）南诏衰亡的主要教训，一方面是由于浪峨人凭借原军事组织严密，武力强大，内部凝聚力强等优势，战胜了“大姓林立，各擅山川，不相统摄，”力量分散的白蛮各部。这种以游牧部落战胜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农耕民族的事例在我国历史上是常有的，如蒙古民族统治中国，满族入主中国等。浪峨人入主洱海区域，建立南诏国，情况也与此相类似，但由于这是局部地区发生的情况，且其征服对象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因而没有引起史学家的足够注意。

但南诏统一洱海区域以后，他所面临的被统治人民却是占人口极大多数的，经济文化上比自己更为先进的白蛮，所以在建国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和争取白蛮大姓部落主的支持和帮助，由于这样，客观上就使南诏政权中的人事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后终于导致了大权旁落的结果。

但其最主要的失败教训在于，南诏王室与其他各诏本为同一族属，而且也是互为姻娅的通婚氏族，但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奴隶制的逐步形成，酋长们的统治观念也随之变化，因而在涉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时，往往撕去了族属关系的面纱，互相残杀，彼此间展开了一场弱肉强食的殊死斗争，从而严重地脱离了本族人民，更谈不上团结各诏的领袖人物，这样，终于走向了对自身的否定，也使后人对南诏的族属问题长期无法辩认。

（四）由上述原因，南诏建立前后的两个多世纪时间中，浪峨人在洱海区域的发展趋势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我们不难看到蒙儉叛乱失败之后，蒙儉诏的部众就首先退出了洱海区域，退居到漾备和云龙之间的山区去。后来，随着三浪诏的土崩瓦解，部落离散，其结果是大部分浪人向西流动，倒流回古浪峨地及其更西的地区，有些部落和酋长向北方逃跑，流落在吐蕃地区，或金沙江以北地带；有些则向西北迁入现今兰坪县的罗眉川一带。

最后在南诏灭亡时，由于郑买嗣篡位，杀蒙氏王族八百余人，从此浪峨人中的蒙氏部落也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这次大屠杀肯定也波及到蒙氏的发祥地巍山，引起了蒙散部落的大迁徙，特别是向西迁徙的这一部分人，经历了多次的变动，终于在距今一千多年前，在现今的德宏州梁河，陇川一带定居

下来，成为今天阿昌族的主要居住区。

由此看来，阿昌族先民浪峨人的最早发祥地虽然是在澜沧江，怒江的上游地带，但其活动过的地区则几乎遍及洱海区域，甚至遍及三江流域上游地区，这就证明阿昌族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而且在古代是一个大的民族，他有众多的族群，复杂的支系，人口也远比现在多得多。由于他们是南诏国的缔造者，一度是云南的统治民族，因此，南诏的兴衰，对浪峨人以后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了弄清楚这一情况，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民族不论大小，在过去历史长河中都曾对祖国作出过应有的贡献，我们认为在现有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有必要追踪阿昌族先民浪峨人的遗迹再作一次调查，以弄清他们后裔的下落。我们的这一想法，受到怒江州政协常委和文史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鼓励我们组织力量完成这一专题调查。

从抢救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次调查似乎起步太晚，因为“史随人亡”的客观实际，已湮灭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使我们无法做到“网罗放矢旧闻”的目的，然而历史是延续不断的，没有过去，就不会有今天，何况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而语言又是历史的活化石，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立即对此专题进行追踪调查，也许仍可收到“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之效，这就是我们这次追踪考察的背景和动机。

我们这次调查，开始于1989年12月12日，初步结束于1990年6月26日，中间先后访问了泸水县登埂乡浪速寨；两次访问了泸水乡老窝乡喇哈，浪速，苗戛，赶马撒，麻地坪，甘地等村和云龙的部分地区。5月23日至28日对兰坪县兔峨乡的怒族进行调查，6月3日到6日我们从丽江跨过金沙江对永胜县茛峨乡

的东海、巴家、上海甲、下海甲等村寨的佤族人进行调查，6月26日我们对大理州洱源县拿大坪和西山松和的喇鲁人进行调查。调查使我们大开眼界，看到了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听到了许多不见经传闻所未闻的事情，使我们对阿昌族先民浪峨人的历史以及他们苗裔发展的现状有了一个梗概的认识，现将调查情况归纳整理如下。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再所难免，希有关专家学者及知情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在这次调查中，承州司法局何益波同志，州政协罗沙益同志，退休干部杨约拿同志，泸水县浪速寨退休干部祝英才同志，原茶山寨退休干部苗付保同志，老窝乡退休干部施光彩、施光耀同志，苗戛退休干部王汝金同志，赶马撒董成祖遗孀尹玉和同志，兰坪县副县长杨康德同志，兰坪县监察局李昌成同志，兰坪县兔峨学区负责人李福昌同志，兔峨乡人大李宏铸同志，兔峨中学教师木瑞繁同志，退休干部李兆龙同志，果力村待业医生李春元同志，碧鸡岚88岁的巫师李正经先生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又承丽江地区民委杨发弯同志，永胜县民委郭同志，王向同志，马永发同志，永胜县城关镇人大常委海学新同志，畜牧局巴强同志，海东村支书海全安同志，老乡长海世华同志，退休老支书罗云同志，下海甲老巫师海任清先生，给予热情指导和帮助；在采访过程中又承大理州云龙县志办杨钟汉同志，杨寿昌同志，云龙县民委陶胜会，张一芬同志，云龙县文化局谢道辛同志，乔后盐厂退休老工人杨伟儒同志，给予今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又承洱源县政协常委几位领导同志及民政局李荣昌同志，民委李步云同志，人大常委艾玉花同志，县志办杨圭泉同志给予大力协助。

对上述不同地州的县、乡、村各级干部和知情同志对我们调

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被称为“蒙氏之薮”的

古浪峨地及其范围

（1）文献所描绘的古浪峨地

地跨两江流域的古浪峨地，原始时期的状况究竟怎样，谁也说不清楚，只能从零星的文献资料中，窥见一鳞半爪。而早期的云龙地方官员则异口同声地称之为“遐荒绝域”“侏离卉卉服之乡，”“崇山黑水为蒙氏之薮”，“溯始不详元以上，以其地夷也，未通于汉也。”（见天启《云龙州志》序及雍正《云龙州志》序）从上述远到天启年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元明以前的历史状况处于“载籍无稽，事迹无考”的模糊状态之中，但这些地方官员也从唐宋以来的宏观的云南历史概况出发，推断为“蒙氏之薮”，也就是“南诏国蒙氏蛮”兴起的渊薮，这一论断是很重要的。从当初汉武帝征哀牢夷时“通博南，度兰仓水，耆溪，置嵩唐不韦二县。”（见《华阳国志》）的记载看，哀牢夷的地望无疑在今云龙、保山一带，而南诏蒙氏多次“自言为哀牢之后”，这就更证实了他们来自澜沧江流域的，可见南诏的族属都是从这片古浪峨地繁衍出来的，故南诏兴起之后，她成为南诏国的西部边陲，高黎贡山被指为五岳之一，澜沧江，怒江也被封为四渎之二，南诏建国后，又西开寻传“耀以威武，喻以文辞”并在这一地区的西部设立永昌，丽水两节度使，可见南诏对加强西部地区各族群的联系也一度颇为重视。

《云龙记往》称这里为“深箐丛杂，野夷星居，刀耕火种，迁徙无常”，“其地不知有岁月，耕种皆视花鸟”，“酋长名曰头人，凡一山所居，或数十家，内有膂力过人，善射善走者即为之，不相统属，无官职，亦无赋役。”这也算是对当时原始氏族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的客观描绘。估计这种状况曾延续达上千年的时间，直到公元六世纪末，云龙阿昌族先民浪峨人在酋长早慨统治的时代，由于他战胜了蒲蛮，统一了各部落，从而第一次建立了酋长世袭制，规定以铁印券为凭，不得擅立酋长。这时的古浪峨地才算开始跨入了阶级社会的门坎。

（2）从地名看古浪峨地的范围

地理名称由于本身的稳固性，可以帮助解决一系列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弄清楚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的历史有重要作用。

要是你打开滇西的地图，留心看一下阿昌族先民古浪峨人在这块土地上究竟给我们留下哪些值得注意的地名，你肯定会感到在你眼前展现的是一片令人困惑不解的历史之谜。其中有些地名，我们已能作出解释，但大部分地名则需经长期调查研究才能说得清楚。现仅就我们调查研究所及，提出下列解释：

1、“澜沧江”一名，远在汉代就以“兰仓水”之名出现于史籍。根据少数民族往往以族称命名住地山河的传统来观察。我们认为“澜沧江”实际上就“浪人江”之意，也即是浪峨人聚居的江域之意。现在的茶山人和浪速人均称澜沧江为“拉恰弄比”（la:ŋa:lɔŋ bi）“拉恰”也是茶山人的自称，“弄比”为大江之意，茶山人从澜沧江流域迁居片马的小江流域居住以后，也将小江流域称之为“拉恰弄比”可见茶山人所说的“茶山河”实为澜沧江，“澜沧”（la:n tsɑ:）与“拉恰”（la:ŋa:）

语音对应，故澜沧江为浪速与峨昌人居住的江域是肯定无疑的。

2、“老窝”一名，重复出在澜沧江上游各地，也是值得深思的，在兰坪县西北部有“老窝山”，山的东南部河谷中有“老窝村”，兰坪西南部有“大峨地”，泸水县东南部有“老窝乡”，西部有“德窝山，”云龙县旧州乡境内有“老窝甲”这样众多的“老窝”地名出现在这条江域的东西南北各地，也充分证实这条江域在古代一直是阿昌族先民浪峨人聚居之地。

“老窝”即是“浪峨”的变音译名。茶山人至今仍称“浪速人”为“浪峨”，可见“浪速”是阿昌族先民中更为古老的一个族系。有的人说三国时代与诸葛亮对峙的孟获属于黑浪速人，这种说法可能是符合实际的。

3、这一地区出现的另一个与浪速有关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名是“浪宋诸村”（也称“浪宋十二寨”）。据《雍正云龙州志》称：“浪宋壤接兰州之石门关，旧有十二寨，嘉靖间，兰州据七寨，今止五寨，若表村，若早阳，若桑岔，居江之西，共三百家，与汉洞为邻。若柯利，若老末，居江之东，二百余家，与师井为邻。”这里讲的是云龙境内剩下的五寨，如加上现属兰坪县的兔峨、峨皮江、碧鸡岚、松登、江末、果力、小弓箭等七寨，那就是古时浪宋诸村的整个区域范围。

“浪宋”之名，可能是“喇苏”“纳丝”的变音，《云龙州志》称：“阿昌俱以喇为姓”，“喇”“纳”与“浪”同音，“苏”和“丝”均为人之意，故“浪宋”与“浪速”也即是“浪人”之意。（注：至今云龙白族仍称表村浪宋人为“纳丝。”）

公元十世纪中叶，洱海区域西北部三浪诏后代中有一支自称“若柔”即“麦人”的部落，从云龙十二关经历多次迁徙到达澜沧江河谷的浪宋诸村。若柔人初来时，传说为了占领山林土

地，曾与当地展开了一场争夺战，迫使当地人向西迁入卯山赶马撒一带，也有的向澜沧江下游撤退。至于这些当地人究竟是什么族群？有不同的传说，有的认为是傣族，也有的认为是浪峨人中的其他部落。但傣族历史上无火葬习俗，而这些当地人则留下了大量的火葬墓地。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初，云龙阿昌族酋长早麻命其二子奇、仰分治卯山（今赶马撒）鹑山（即浪宋诸村）。早麻死后，二子争夺职位，互相残杀，早仰毒毙其兄早奇而自袭，但诸夷不服。从此，浪宋诸村就独立于云龙早仰政权之外而存在，发展成为东浪速地；而被迫西迁的那一部分浪宋人有的远迁至小江流域西部定居下来，后来形成境外的西浪速地。这就是阿昌族中分化出浪速一支的由来。

4、“赶马撒”是澜沧江和怒江之间与阿昌族先民有密切关系的古老地名。通过调查使我们得知，她的出现比“老窝”一名还要早，她是由浪峨人中的蒙撒部落首先开辟的，故“赶马撒”实为“戛蒙撒”的变音“戛”是“地方”“村邑”之意，“戛蒙撒”就是蒙撒人的村落。当时“老窝”被称为“卯山”，实际上也是“蒙山”之意。公元十一世纪时期，部分浪宋人从浪宋诸村入居“蒙山”以后才出现“老窝”（即浪峨）这一称呼。

5、在南诏政权为段氏大理国所取代之后，西部的古浪峨地才逐渐出现“阿昌族”这一统一的族称，因而也留下了一些直接以“阿昌”族称命名的地名，如云龙旧州的“阿昌寨”，云龙布麻乡的“阿昌山”泸水县登埂乡的“阿昌地”此外泸水县“称戛”，至今仍被傈僳族称为“阿恰”（a:ŋa:）实际上也是“阿昌地”之意。